

東約危機帶給華府的困擾

羅石圃

以圍堵中共為目標的東南亞公約組織，由于尼克森訪平，巴基斯坦的退出，法國的缺席，本已搖搖欲墜。至主張退出此一組織的澳紐工黨相繼上臺，一般都意識到東約八個成員國在祇存美、英、菲、泰四國的情況下，便祇有解體之一途。然而此一組織是否仍有存在的必要？或如何改絃更張？這在客觀情勢上，須視中共及其夥伴已否放棄對此一區域輸出顛覆與戰爭？在主觀方面，須視一手促成及竭力撐持此項組織的華府，是否仍願繼續對東南亞協防？以及各國是否仍對華府有履行此項條約義務的需求？展望東約的前途，必先求得這些問題的答案。

一 東約簽訂的經過

一九五四年七月廿一日凌晨，越南停戰協議在日內瓦國際會議席上簽字，距此半月後的八月十四日，美國與有關盟邦發表公報，同意于是年九月一日至八日，在馬尼拉召開會議，商討集體防衛東南亞問題。東南亞公約即在會議閉幕時簽訂。參加簽字的，為美、英、法、菲、泰、澳、紐、巴基斯坦等八國，以後將公約組織設于泰京曼谷。（註一）

此一集體防衛組織的成立雖緊接着在日內瓦協議簽定以後，但華府的倡議，則早在越戰停火之前。當一九五三年春季，越南戰場的法越聯軍慘敗時，艾森豪總統于四月十六日發表的文告中，便主張對越共的威脅採取聯合抵禦行動。第二年三月廿九日，杜勒斯國務卿的演講，又向英法兩國作同樣的呼籲。惟法國所要求的，是美國及其他自由盟邦，援助由它所一手控制指揮的法越聯軍，對聯合抵禦共軍行動，唯恐因此喪失了它在印支殖民地的主權，所以對華府的主張並不支持。

至一九五四年一月蘇俄于柏林四強外長會議席上，提議召開日內瓦會議以解決韓國統一和越戰問題，巴黎更認為這一場被全國上下所厭棄的殖民地戰爭，已經和平在望，對華府的倡議更不熱心。英國亦主張在會議席上謀求妥協，以免越戰的擴大延長，有助於馬共的叛亂。但經杜勒斯于是年四月訪

問倫敦時，指出西方三強如在日內瓦會議召開前，對越南問題有聯合行動意志的表現，則可促使共產國家在會議席上不致氣焰過份囂張，所以由英國首相艾登和他發表了聯合聲明：指出越共大舉南侵，已危及東南亞及西太平洋安全，英、美兩國願與其他友好盟邦合作，「研討在聯合國憲章範圍內，建立一項集體安全的可能性」，東南亞公約遂于此奠基。（註二）

正當日內瓦會議召開期間，法越聯軍遭到了奠邊府的慘敗，巴黎在士無門志加上全國反戰氣氛瀰漫的情況下，乃不得不接受共方招降式的條件，並給予南越及寮國、高棉的完全獨立自主權。為了使其仍保有殘餘殖民勢力的印支自由地區復興，且不致被共黨繼續吞噬，所以巴黎也不能不同意華府所謀求的以集體組織保障東南亞的安全。

二 先天的缺憾及其形成背景

東南亞公約雖已順利地訂結，但在先天上有着太多的缺憾形成了以後的軟弱無能。就參加的國家而言：東南亞國家僅有菲律賓與泰國，可謂名不符實。從戰略着眼：此項防衛的假想敵既確定為中共，沒有我中華民國參加，便不能于中共南侵時，以國軍反攻作釜底抽薪而採取攻勢防禦戰略。且對位于最前線的越南與寮高三邦，沒有列為正式的成員，雖由法國提議，在附簽的議定書中，將此三邦包括在條約區域以內置于保護地位，但又以此項條約

第八條所限：「如在經締約國一致協議所指定的任一國家或領土上採取行爲，必須先獲得該政府要求或同意，否則不得採取行動」，以致在遭到共黨武裝侵略時不能適時應援。（註三）

在條約的內容方面，對協防的行動步驟則不能與北約相比。如第六條所稱：

「在條約區域內，任何一締約國或此後經各締約國所可能一致協議指定的任一國家或領土，如遭受攻擊侵略時，每一締約國應視同危及其本身的和平與安全，並同意在此情勢下，將各依其憲法程序採取行動，以對付此共同危機」。（註四）

依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對任一締約國的武裝攻擊，視同對全體締約國的武裝攻擊。在此種情形下，每一締約國將立即個別或會同其他締約國採取必要的行動，包括武力的使用在內，以協助被攻擊的締約國。兩相比較，由于北約所規定的明確肯定，所以在採取行動時，即可劍及履及。尤其東約最高權力機關的理事會，在一九五五年，由理事會決定：「表決須經全體一致」，使每一會員國都已擁有對磋商事件的否決權，遂使此一公約組織更難以發揮其功能。

若問華府當年何以任其不惜多方呼籲奔走而促成的東約如此軟弱無力？這便不能不了解簽約時東南亞環境的特殊，使華府不能不多方遷就，否則便愛莫能助的苦衷。法國雖已以壯士斷腕的精神忍讓印支三邦獨立自主，但並不願捨棄其在自由地區所保有的殘餘利益，希望由經濟與文化的關係，甚至軍事協防而捲土重來，雅不願美國勢力介入而形成了替代。這是華府不得不遷就巴黎而拉攏其加入東約的苦衷，以免開罪于此一關係密切的盟友。

英國和法國在東南亞角逐殖民地雖站在敵對的立場，但對維護雙方在此一地區的殖民地地位，則共同一致，尤其在二次大戰勝利以後，法國得以重來印支，無不是出于英國的協助，亦同樣對主張支持殖民地國家獨立自主以抵禦共黨侵略的美國介入此一地區協防，懷有戒慎恐懼的心理。美國為鞏固民主陣營的團結既不能不籠絡英法加入東約，但對東南亞國家，又不能不祛除它們唯恐英法藉協防而使殖民勢力重來的戒懼，所以東約除在宗旨上，一再強調促進各國獨立與民族自決而外，更有第八條須經各國政府要求，方可採取協防行動的規定。

東約危機帶給華府的困擾

東約的假想敵人是中共，防禦的最前線是印支三邦自由區，但由于英國當時已與中共建交而不敢為簽此條約而開罪北平，所以主張側重經濟互助而不強調軍事聯防，並否定了菲律賓邀請中華民國加入的建議。法國由于在日內瓦會議所簽訂的越戰停火協議中，規定印支各方均須中立而不參加聯盟，以致南越、寮國、高棉均不能成爲東約的會員，祇得由法國代表提議，另簽一議定書，其要點：

(1) 東南亞集體防禦條約締約國，一致指定高棉、寮國、及越南管轄下的領土，應包括在條約區域內；(2) 本約經濟措施，亦適用於上述國家及領土；(3) 議定書與本約同時生效。

三 杜勒斯的運用腹案與苦衷

美國促成東約的簽訂，既然是爲了聯合盟邦對此一區域協防，遏止中共支援其爪牙南侵，對此先天缺憾重重而形成軟弱無力的條約，將何以運用而達成華府所預定目標所必須達成的任務？因爲杜勒斯認定東南亞面臨的來自大陸的嚴重危機，不在北平的直接揮軍南侵，乃在其鼓勵支援各國共黨所進行的政治顛覆。我們如將美國有關其他地區的防禦條約與東約作一比較，則顯然後者着重于顛覆的嚴重性，較武裝攻擊更足以造成此一地區國家喪失獨立與領土主權。一九四七年里約熱內盧條約第六條，祇間接地顯示顛覆，北約第四條，較爲明顯地指出防止顛覆，係條約範圍內事項，中央公約組織，設立反顛覆委員會。

關於對付顛覆活動，東約的規定，則更爲明顯具體，如第四條：「個別並聯合以不斷而有效的自動及互助方式，防止及對抗由外國指揮的危害其領土完整與政治安全的顛覆活動」。以及第七條：「上條所指的國家或領土，如其完整主權或政治獨立受到武裝攻擊以外的任何威脅，或可能危及條約區域內和平情勢時，則締約國應即磋商，俾就採取共同防禦及維持區域內和平與安全措施獲致協議」。前者已明白指出如何對抗顛覆活動，後者以「武裝攻擊以外的威脅」而代表顛覆等活動，並規定以磋商而採取聯合一致的對抗行動。這都說明東約的防禦安排，乃以對付共黨的顛覆爲重點。

至于抵禦共黨的武裝攻擊，東約既未設置防禦軍隊，成立類似北約組織的 SHAPE 及 SACLANT 等統帥部，一旦遭到武裝侵略，又將何以阻禦

？這從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杜勒斯在參院外委會為東約的簽訂證詞中，已有清楚的說明：

「我們無意把美國軍力的任何主要部份構成該地區的防禦部隊，我們主要依靠我們機動性打擊力量的嚇阻。我們已把這一點在條約內向我們的友邦表示得很清楚，這就是我們的政策。」

依我們軍事顧問的意見……假如在東南亞建立這樣的組織，便牽連我們軍力不適當的過度使用。

我們沒有足够的武力如此地去做。我相信：如該地區發生公然的武裝攻擊，最有效的步驟，便是打擊『侵略的來源』，而非派遣美國的人力到該地區去從事地面戰爭。」（註五）

從杜氏的證詞，我們可以看出華府當時並沒有期待英法于東南亞前線遭到武裝攻擊時聯合出兵防禦，美國雖須一肩担承阻遏共軍攻擊的重任，但亦並非派遣美軍到此一地區從事地面戰爭。其步驟是以接受美國軍援裝備訓練的當地部隊與侵略者作戰，美國則利用其機動性的龐大航空軍力量對發動侵略者的後方——「侵略來源」，給予致命的打擊，以收抽薪止沸的效果。

很顯然，當時法國在印支失敗，國內反戰氣氛瀰漫形成政潮激盪的時候，既無法再出兵東來協防，縱使願意再為馮婦，亦祇有引起印支各國人民的反感，徒供共黨作為「反抗法國殖民勢力重來」的藉口，不僅使盟軍協防未蒙其利，反而先受其害，所以華府並不期待巴黎出兵。英國在遠東雖有駐軍，但預料一旦印支爆發共黨侵略戰爭，其東南亞殖民地的共黨武裝叛亂亦勢必羣起響應，英軍應付這些叛亂的力量尚唯恐不足，亦難望其作有力的協防，充其量亦不過象徵式的出兵而已，所以華府除一肩担承武力防禦的責任而外，唯有澳紐或可助一臂之力。這是杜勒斯以東約防堵中共南侵的腹案與苦衷。

四 由多邊而延伸為雙邊條約義務

一九五五年，東約理事會所以作成表決須經全體一致的決議，其原因便是由於法國阻礙美國將其勢力單獨伸入印支自由地區，以免各國政府由於取得美國的援助而無須倚賴巴黎，使其殘餘的殖民勢力亦因此消退，故不得不以此束縛美方。其實東約在條約內曾一再註明對締約國在條約區域內的盟邦

援助，可探個別和聯合行動，所以美國對越南、寮國都是根據東約而給予經援和軍援，以至單獨出兵協防。

至一九六一年，寮國遭到了來自中共與北越的武裝攻擊，這是對東約一次重大考驗，可是英、法都一致認為這是寮國的內戰，堅持東約不能介入。一般認為東約未能出兵對寮國協防，乃由於永珍政府堅守日內瓦中立協議，並未要求東約組織出兵，其實是寮國政府先已得知東約理事會沒有一致同意出兵的可能，所以避免請求落空。這些情形，與寮國唇齒相依且對東約寄望最殷的泰國極為失望，美國對曼谷的疑慮也最為擔心，乃不得不單獨向泰方提出保證。

一九六二年三月六日，正是寮國遭到共黨侵略已成席捲之勢，烽火已延及泰邊的時候。美國國務卿魯斯克與泰國外長他納發表聯合聲明稱：

「外長與國務卿檢討了泰國與美國在東南亞集體防禦條約下的密切聯繫，並且認為此項聯繫是對泰國的直接共黨侵略有效嚇阻力。雙方同意：在對泰國共黨武裝侵略攻擊的情形下，該條約為簽署國集體協助泰國提供了基礎。國務卿對外長保證，如有此種侵略，美國願依其憲法程序充分實施在該條約下採取行動的義務。國務卿重申：美國此項義務，無須倚賴本條約全體其他締約國之事先同意，因本條約之義務為個別的及集體的。」（註六）

依照此項聲明，如條約區域內一旦發生共黨侵略危機，美國可以不必等待東約理事會全體一致決議便可採取行動，以履行美國在東約下防禦會員國的義務，使美國對東約盟邦由多邊關係延伸為雙邊關係。一九六二年，美國未經與東約組織協商，即直接應曼谷政府的邀請，派遣戰鬥部隊進駐泰國協防，接着澳、紐、非、英也有部隊入泰，這表示四國均已同意華府對東約協防義務的解釋。

以東約為基礎的多邊聯防而延伸為雙邊關係，由美國對泰國的出兵開始，進而援越援寮入高協防，以至在泰國開闢軍事基地，華府都是根據東約的義務延伸而來。可是巴黎正由於美國在越南及寮國的影響力，已隨其軍援援助與協防戰局升高而迅速增長，將經過半世紀統治的法國置於腦後，所以在不斷主張印支和平之外，且對東南亞公約組織的活動拒不參加。至尼克森為了謀求越南和平而訪問北平，使若干東約會員國認為美國已放棄了對中共的

圍堵政策，所以有巴基斯坦的正式宣佈退出，澳洲和紐西蘭的新政府成立後，也有相繼退出的可能，遂形成東約解體的危機。

五 從客觀與主觀評東約今後的價值

當前東約有沒有存在的價值？這先得從客觀情勢上着眼，看中共及北越已否放棄對東南亞輸出政治顛覆和武裝戰爭？我們假定越戰烽火協議最終可以簽訂，寮國和高棉亦可同時和平，但誰都不會否認各國共黨武裝並不會永遠遵守停火線；政府的防軍亦斷不會坐視其武裝逾越雷池。所以今後印支的情勢，不過是沒有美軍介入，讓各國政府單獨力抵禦來自北平河內的戰爭而已。

泰共武裝叛亂已遍及東北，泰南、泰北，其從事政治顛覆的種種活動，已深入都市農村山地各階層。曼谷政府曾公佈了這些泰共黨徒都是由北平河內訓練而來，且由中共在雲南為泰共設有專為煽動泰人反政府的廣播電台，日夜不斷挑撥泰人參加共黨叛亂（註七）。曼谷政府為了試驗周恩來的笑臉攻勢，是否確有履行和平共處五原則的誠意？曾不惜派遣桌球隊與商業代表團進入大陸，企圖以貿易換取北平放棄對泰共的支援。但其結果是使泰共得到了中共的長程大砲，由寮境可以直接轟擊泰邊，迫使巴博祇有立即宣佈停止與中共的往來。（註八）

菲律賓親毛派共黨的猖獗，由中共在派遣運送賑濟菲律賓水災物品的船隻上，並附有支援非共叛亂的械彈（註九），可見其笑臉攻勢是為便於其輸出戰爭。當馬來西亞與來自北平的貴賓簽訂了貿易協定後，馬共武裝迅即展開空前的攻勢，而北平電台又照舊轉播馬共設在華南的廣播電台侈言其此次攻勢的戰果，以致引起了吉隆坡上下的驚疑，認為何以不能使貿易換取北平的友誼？有中共代言之稱的「南洋商報」立即發表了對此解釋的專論，指出北平認為政府與政府貿易關係所換得的友誼，不能影響政黨對政黨的支持。（註十）可見東南亞國家，斷不能以貿易建交，換得北平放棄對它戰爭與顛覆活動的輸入，祇有更增加了它支持各國共黨活動的便利。

至於此一區域各國是否需要美軍繼續協防？除泰國政府早已表示歡迎美軍仍保留其在泰基地而外，新加坡李光耀總理在最近訪問倫敦時，對此曾有明白的表示：他指出美軍如果從越南停戰後再撤出泰國，這將使他最感恐慌

東約危機帶給華府的困擾

，因為這樣會使泰國迅速轉變，俾免遭受到越南似的蹂躪，整個中南半島都將受到嚴重的威脅，新加坡便在驚濤駭浪之中，所以他主張美軍駐留泰國作為東南亞球場上的守門員。不過他確信美軍不會從此一地撤出而形成防衛真空。（註十一）由他此時訪問英法，可能在談及今後東南亞情勢時，必將促使這兩位東南亞公約組織成員，支持東約而不任其解體，以免尼克森政府失去了此項基本條約的根據，便無法在泰國駐軍協防。

其次是尼克森政府有無放棄杜勒斯圍堵政策的意圖？這從他大量補給裝備西貢部隊，以及不接受北越要脅的停火協議，斷然中斷巴黎密談而恢復對北越的轟炸封鎖，即已明白顯示華府在越南停火後，並非對此一地撤手不管而聽憑共黨嚮割，在其關島聲明中，更指出了美國在越戰結束後，將仍以海空軍及核子力量在亞太地區協防。于訪問東南亞時，且有進一步的說明美國在此一地區今後的協防構想，除以軍經援助盟邦增強其經社建設與防衛力量以救平內亂而外，對來自國外的侵略則由美國海空軍力以協助各國地面部隊對外敵的戰爭，但在曼谷又聲明美軍在泰協防，對其敵人乃無分內外。（註十二）可見尼克森訪問中共，以及允予援助北越的戰後復興，祇不過是對共黨圍堵而不讓其孤立。

六 華府不能聽任東約解體

誠然，尼克森在未入主白宮前，在外交季刊上所發表的一篇以「越戰以後的亞洲」為題的一文，曾經指出東約已失去其意義，他說：

「東約組織在它的時代是有用及適當的，不過，它在來源上是西方的，且自美國與歐洲獲得力量。它已削弱了到一種程度，祇不過是美國的承諾表現于機構的具體化而已。並且似乎是英法為積極成員時代所遺留的殘餘。亞洲今日需要它自己的安排，反映亞洲獨立與亞洲需要的新現實」。（註十三）

他所指出的東約病源及救治方劑，可謂一針見血，問題是代替它防禦共黨政治顛覆與武裝叛亂的亞洲新組織如何產生？「亞太協會」由日本與中共建交而勢將解體，「亞西安組織」，更無法超越越經技合作的範圍。何況美國要參加亞洲新的國際組織以分担防衛條約義務，更沒有被國會接受的可能。所以一九七一年五月，美國國防部長賴德表示美軍在越戰結束後，將不撤出

東南亞地區，他所慶幸的，是美國國會在一九七二年六月東約十七屆年會中，並沒有任何參議員主張取消東南亞公約，（註十四）使華府仍可根據此項條約義務在此繼續協防。

尼克森政府對東約的維護，在一九七二年六月東約十七屆年會中，美國國務卿羅吉斯面對着法、巴兩國缺席，其餘出席國家代表亦由于尼克森訪平與強調以談判代替而心灰意冷的情形下，他曾明白宣示了華府繼續維護東約的決心與理由。他指出尼克森訪問北平與莫斯科，是與支持東約組織的行動並行不悖，美國在強調以談判代替對抗的同時，繼續支持東約是根據下列三大信念：

「（一）犧牲盟友利益，決不能達成我們新的關係；我們在中共及蘇俄所達成的各項原則中，已對此項事實作了明確的宣示；

（二）假如我們在追求此項目標的過程中保持堅強的團結，則此種新的關係將改善我們的安全以及盟邦的安全。尼克森總統所堅持的要有充份的國防預算，甚至不惜在選舉年據理力爭，其理由在此……我們明瞭在友邦肩負與本身安全責任時，繼續進行軍經援助是必要的，我們決定提供這些援助；

（三）美國如放棄對亞洲的義務，不再關注亞洲，則和平的亞洲將無從實現；我們對亞太地區的關注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跟我們本身的利益有關，也與我們的友邦利益有關……我們對亞洲的支援，決不因我們在越南的軍事角色結束而告停止」。（註十五）

這一段話，已充份闡釋了尼克森訪問毛俄的用意，仍如東約的宗旨一樣，在阻遏共黨的侵略以謀求世界和平。要達成此項目標，不僅不能犧牲盟邦放棄條約義務，且確認唯有加強團結，援助盟邦增強軍經力量，才能以談判代替對抗。美國爲了本身利益，便不能放棄對亞太國家的協防；越南的美軍撤退後仍然協防如故。

七 結論

尼克森既並不放棄東南亞的圍堵政策，則必須維護東約而不能任其解體，否則美國便失去了對東南亞盟邦協議的基本條約根據——尤其是在泰國駐軍的雙邊協定乃由東約多邊協定延伸而來。所以巴基斯坦退出後，接着澳紐

亦醞釀脫離，以致一向並未有人主張廢止東約的美國參議院，最近亦有民主黨參議員伊克頓提出了美國應該撤退此一組織的主張，其理由便是指稱巴國退出後，紐西蘭亦有撤退的徵兆。（註十六）這顯然將造成華府遭受到國會極大的困擾。

華府將如何維護東約而使其不致解體？已有跡象顯示在透過倫敦說服澳紐新政府不致退出此項集體聯防。據美國國防部長賴德于十二月八日透露：他于出席北約後轉往倫敦訪問英國國防大臣卡靈頓，曾就東約前途作過長時間的討論，以如何促使澳紐新政府不致退出東約爲討論主題。並表示卡靈頓曾担任過英國駐澳最高專員，不僅願意擔任此項使命，且有達成使命最大可能，他擬于不久即有澳紐之行（註十七）。這說明華府已與倫敦商定了穩定澳紐的腹案。

至于澳紐新政府有無繼續參加東約的可能性？依據澳洲新總理在東約十七屆年會前夕，他以工黨領袖身份在電台發表主張解散東約的理由：

（一）東約的整個概念，是爲圍堵中共，如今再沒有人提及圍堵中共——尤其是尼克森總統；

（二）當一九七一年澳洲總理麥馬洪訪美時，尼克森總統並未提及東約組織乃澳美關係的一個環節。（註十八）

這都表示他所以主張退出東約，乃由于誤認華府已放棄對中共的圍堵政策，以致並不視東約組織爲澳美關係重要的一環。因此，當華府透過倫敦保證並不放棄對中共的圍堵，並視其在東約組織的去留而決定澳美關係的親疏後，預料澳洲新政府將不致堅持退出，充其量不過是由積極的變爲消極的角色而已。紐西蘭當有與澳洲探同一步調的可能。

此外是東約組織的革新及重點工作的轉移，早已是成員國一致的要求，其先後任祕書長亦不斷作出改革呼籲。目前無論從客觀的情勢或主觀要求上看，都已到了刻不容緩的階段。今後中共與北越雖並未準備放棄對東南亞輸出戰爭，但在形態上，將不會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祇以是游擊戰配合政治顛覆的統戰，以免再引起美軍的介入又不得不要求蘇俄新武器的支援。東約在簽訂時，既早已以防止及對抗由外國指揮的危害條約區域內國家領土完整與政治安全的顛覆活動」爲重點，並于以後設有專家反顛覆小組（Expert Study Group on Counter-Subversion），及情報分析委員會（Intelli-

gence Assessment Committee)。在非泰研究對付共黨的顛覆已甚著效果。(註十九)今後自宜將軍事重點轉移至此，並依據條約多予各國的經技支援。

法國乃由于美國介入印支戰爭使其對此舊殖民地的影響力幾已完全消失，如印支停火後援助各國戰後復興，巴黎自仍願充當積極角色，這也是它不斷斡旋和平的本意。所以東約如將重點轉移為防止顛覆，並以經技援助各國由繁榮達成和平，顯然巴黎願重新參加東約組織的活動。所以東約當前的危機，並不致使此一組織解體，祇是徒增華府的困擾，可能會引起參院的波瀾。

註：(一)「東南亞新興國家」，朱鶴賓著。

註：(三)「國際組織綜論」，史振鼎著。

註：(四)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50—1955, Basic Documents, Vol. 1, P. 937.

註：(五)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XLVI No. 1187 (26 March 1962) Pp. 498—499

註：(六)「泰國剿共白皮書」，一九七二年八月泰國剿共總部編印。

註：(八)曼谷世界日報，一九七二、十二、十二。

註：(九)泛亞社馬尼拉電，一九七二、六、十三。

註：(十)「北京與馬共關係」，南洋商報，一九七一、九、廿一，巴里撰。

註：(十一)泛亞社倫敦電，一九七二、十二、七。

註：(十二)「尼克森東來及其防禦構想」，本刊，八卷，十二期，拙著。

註：(十三) Richard M. Nixon "Asia After Viet Nam" Foreign Affairs.

Vol. 46, No. 1 (October 1967) Pp. 115—116.

註：(十四)「訪問美國國防部長賴德談話記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一九七一、五、十七出版。

註：(十五)合衆、路透社坎培拉綜合電，一九七二、六、廿七，羅吉斯在東約十七屆年會致詞。

七屆年會致詞。

註：(十六)時事社華盛頓電，一九七二、十二、七。

註：(十七)合衆社華府電，一九七二、十二、九。

註：(十八)合衆社坎培拉電，一九七二、六、廿六。

註：(十九)東約組織祕書長 Jesus M. Vargas 一九六九年度報告書。

東約危機帶給華府的困擾

自由中國唯一學生大報

中國學生報

是學生的良師。是老師的良友

有七十歷史
每週出版七種
升大學自然版
升大學社會版
升高中五專版
高二版
高一版
初一版

不管你過去讀什麼學校，程度好壞，只要你從現在起認真閱讀本報，保證你會考上大學高中（以前各期可補）

全年優待180元 半年102元

郵撥戶2144號 門市台北市成都路二號

訂報電話 317301 · 376027